

摘要

我国经济自改革开放后,开始焕发生机并快速增长,金融发展水平在我国经济的重要发展过程中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经济高速的增长的同时,经济二元结构影响逐步凸显,城乡经济呈现出了明显的不平衡性,尤其是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实施国家乡村振兴政策是完成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也是现阶段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金融发展是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一环,是支撑农村经济增长的主力军,是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活水”。因此,如何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推力,合理分配金融资源,最大化金融资源的效益,保障金融体系高效健康发展,对乡村振兴发展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言意义突出。

鉴于此,对相关文献进行综述,并结合 G-J 模型、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理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等理论指导,分析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选取 2002 年-2020 年我国 30 省市的样本数据。首先,从金融发展规模、效率、结构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多个维度,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其次,分别利用门槛模型、中介效应模型检验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门槛效应和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经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缩小作用,且在不同维度作用大小存在区别。同时,在对影响机制检验时,发现金融发展规模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与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倒 U 型”的非线性关系。第二,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间接地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第三,异质性检验发现,在金融发展的规模方面,显著的缓解了中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但对东部地区表现出的关系不够明显;而两大区域在金融发展效率、结构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方面都有效地缓解了差距,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更大。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为金融发展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缩小城乡差距提出相关建议。第一,加大对农村地区金融建设和相关扶持力度,满足农村地区人口切实所需的相关金融支持;第二,结合区域特征加强金融资源输入,对不同地区采取针对性政策支撑;第三,加强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建设,提升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第四,全面提升农村居民文化素质和加大金融知识普及力度,加深农村居民对金融产品的认识程度。

关键词: 金融发展; 经济增长; 城乡收入差距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economy has begun to glow with vitality and rapid growth. The level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has played a decisive role in the important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a's economy. With the rapid growth of China's economy, the impact of economic dual structure has gradually become prominent, and the urban and rural economy has shown an obvious imbalance, especially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is too large. Implementing the National Rural Revitalization policy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but also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to achiev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this stage. Financial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link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main force to support rural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living water"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Therefore, how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impetus of finance to the real economy, reasonably allocate financial resources, maximize the benefits of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ensure the efficient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and the narrowing of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analyzes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urban-rural income gap under the guidance of g-j model, financial inhibition and financial deepening theory, urban-rural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and other theories. On this basis, the sample data of 30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2 to 2020 are selected. First of all, from the dimensions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scale, efficiency, struc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the fixed effect model is used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Secondly, we use threshold model and intermediary effect model to test the threshold effect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urban-rural income gap and the indirect effect of economic growth.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first, financial development has a significant role in narrowing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and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size of the role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At the same time, when examining the impact mechanism, it is found that the scale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have a significant threshold effect, showing an "inverted U" nonlinear relationship with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Second, the role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economic growth has indirectly

narrowed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ird, the heterogeneity test found that in terms of the scale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it significantly eased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b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astern regions was not obvious; The two regions have effectively alleviated the gap in financial development efficiency, struc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has played a greater role in narrowing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Based on the above research conclusion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for financial development to better help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narrow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from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First, increase financial construction and related support in rural areas to meet the practical needs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Second, strengthen the input of financial resources in combination with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adopt targeted policy support for different regions; Thir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level of Internet infrastructure; Fourth,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cultural quality of rural residents and strengthen the popularization of financial knowledge, so as to deepen rural residents' understanding of financial products.

Keywords:Financial development; Economic growth; Urban rural income gap

目录

第 1 章 绪论	1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1
1.1.1 选题背景	1
1.1.2 研究意义	2
1.2 文献综述	3
1.2.1 关于金融发展的研究	3
1.2.2 关于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研究	4
1.2.3 关于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研究	6
1.2.4 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研究	8
1.2.5 文献评述	9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0
1.3.1 研究内容	10
1.3.2 研究方法	10
1.4 创新与不足	11
1.4.1 创新之处	11
1.4.2 不足之处	11
第 2 章 理论基础与影响机制分析	12
2.1 理论基础	12
2.1.1 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论	12
2.1.2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12
2.1.3 G-J 模型	13
2.2 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分析	13
2.2.1 门槛效应	13
2.2.2 非均衡效应	15
2.1.3 金融排斥效应	16
2.2.4 减贫效应	17
2.2.5 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	18
第 3 章 我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现状	20
3.1 我国金融发展现状分析	20
3.1.1 我国金融发展规模现状	22

3.1.2 我国金融发展效率现状	24
3.1.3 我国金融发展结构现状	25
3.1.4 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	26
3.2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分析	28
第4章 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分析	31
4.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31
4.2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31
4.2.1 被解释变量	31
4.2.2 核心解释变量	31
4.2.3 控制变量	32
4.2.4 变量描述性统计	34
4.3 模型设定及检验	35
4.3.1 模型设定	35
4.3.2 VIF 检验	35
4.3.3 Hausman 检验	36
4.4 实证结果分析	37
4.4.1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37
4.4.2 门槛效应分析	39
4.4.3 中介效应分析	43
4.4.4 异质性分析	48
4.4.5 稳健性检验	50
第5章 结论与政策性建议	53
5.1 研究结论	53
5.2 政策建议	53
5.2.1 加大对农村地区金融扶持和建设	53
5.2.2 结合区域特征加强金融资源输入	54
5.2.3 加强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建设	54
5.2.4 全面提升农村居民文化素质和金融知识普及力度	55
参考文献	56
致谢	60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63

第 1 章 绪论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1.1.1 选题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居民收入水平相应地不断提高。我国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从 1978 年的 171 元提升到了 2020 年的 32189 元,同时随着收入的不断提升,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都呈现出显著地下降,居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但由于我国经济的二元性特征,资源分配呈现出失衡的现象,加上我国在经济发展前期过度追求增长而忽视了这种不平衡,使得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78 年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32 元,农村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65 元,此时城乡收入差距之比为 2.01,到 2008 年,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13602.539 元、4326.983 元,城乡收入差距之比一度达到 3.144。截至 2020 年末,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 43833.762 元,是农村地区的 2.56 倍,城乡收入之比虽然有所缩小,但差距仍然较大。近年来,随着脱贫攻坚政策以及农业农村改革的不断推进,在 2021 年 2 月,习总书记宣布了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这使得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开始有所收敛,但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依然不容忽视。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国实现城乡实现平衡发展还需要不断注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因此,我国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要进一步控制和缩小贫富差距,通过发展经济、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十四五规划中也进一步提出在经济新阶段的发展中要加大对农业农村的投入和支持,合理推动农村经济和相关产业的转型升级,激发出农村经济的发展潜力,开发多样化的农村经济特色,丰富其收入来源,有利于进一步释放我国农村地区的消费潜力,扩大内需来刺激经济,使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实现良性的循环。收入差距过大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诸多的矛盾,不利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因此,在当前经济发展阶段,城乡收入差距仍然是国家和社会长期以来广泛关注的问题,是未来发展阶段急需解决的重大任务。我国经济逐渐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对城乡经济平衡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如何更好地助推乡村振兴,发掘农村经济潜力,提升农村居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我国政府当前需要面临的艰难挑战,同时也是学者需要广泛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金融是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健康高效的金融发展将激发经济的巨大活力,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国金融起步比西方国家较晚一些，金融体系不健全，在最初缺乏完整的组织架构和金融机构来维持资金运转。但经过不断地尝试和相关探索，我国在经济改革开放后，逐渐建立了以央行为中心，由银行、证券、保险和信托等金融设施齐全、金融服务广泛、机构分工明确、有效的、竞争的、丰富的、多元化金融服务体系。据相关统计显示，到 2020 年末，我国金融机构存款和贷款余额增长至 213 万亿元和 173 万亿元，相比于 20 年前分别增长了 14.8 倍和 15.38 倍，逐渐紧跟发达国家水平。金融规模的持续扩大和结构的逐渐优化展现了我国金融高速的发展历程。我国金融在几十年的发展中逐渐的形成了有一定规模的、健康多元的金融市场。金融资本是现代生产的重要资金来源，但金融排斥现象、金融门槛效应的存在却是我国社会资源分配不均衡的重要原因。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使得金融资源更多的集中于城镇地区，且由于资本的逐利性特征，使得我国农村地区的资金大多都流向了城镇地区，农村地区金融资源匮乏，农村居民相关的金融服务需求难以得到充分的满足。金融资源在空间上分配不均衡，城乡金融资源的差异化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近年来，随着金融规模的扩大，金融效率的提升，金融服务门槛逐渐有所降低，并且国家不断完善和优化金融发展的政策，优化金融资源的均衡配置。近年来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与金融的跨界结合对经济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新兴的金融业态弥补了传统金融的弊端，数字金融更具普惠性，能够覆盖被排斥在传统金融之外的群体，满足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需求，助力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综上所述，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逐渐缩小，但城乡收入差距大的问题依然存在，阻碍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大挑战。而在促进经济发展以及推动农村地区经济增加收入方面，金融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的重要力量。因此，合理配置相关金融资源，促进金融资源向农村地区的倾斜，进一步优化金融结构，提升农村地区金融服务质量，发挥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的正向推动作用，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支撑，助力农村现代化建设，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尤为关键。

1.1.2 研究意义

从理论意义而言，现有关于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大多从金融发展的某一维度单方面地考察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而本文从金融发展的多个维度去探究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梳理了金融发展理论和城乡收入差距理论，探讨了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进一步丰富了实证研究，为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从现实意义方面来看，目前我国经济和金融都已经历了高速的发展过程，逐渐赶超西方国家。但在此发展历程中也留下了许多的历史遗留问题，如经济发展在整体水平上升的同时，区域经济和金融发展呈现不均衡，尤其是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因此，要切好蛋糕，实现共同富裕，解决收入差距是当前经济发展工作的重中之重。基于此，我国开始向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转型，而金融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活力，但由于其逐利的属性使得金融资源在我国时空分配极不均匀，城乡金融两极分化问题日益严重，阻碍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前进步伐。因此，探究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分析其相关影响机制，为更好的促进城乡经济平衡发展，改善我国当前收入差距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1.2 文献综述

金融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作用下，我国经济和金融都呈现出了城乡不平衡的特征，导致我国收入不平等问题尤为突出，从而阻碍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因此，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效果对我国未来发展至关重要。而当前如何利用金融的支撑力助推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对我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开始了对我国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广泛研究和思考。

1.2.1 关于金融发展的研究

金融发展的相关理论总是伴随着经济发展，在最初的金融研究中大多都与经济发展相关。Goldsmith（1969）在其著作中对金融结构理论进行了全面的陈述和分析，证明了金融与经济是处于同步发展之中的，象征金融发展高低的各个标志性的工具，高效地整合配置相关社会资源来助推经济^[1]。随后，Mckinnon（1973）的金融抑制理论为金融发展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金融抑制理论是其在1973年发表的著作中提出，他认为如果缺乏成熟且完善的金融市场机制和受到相应制约的金融发展是不能够高效地促进经济发展的，而这种现象更容易在发展中国家出现^[2]。同时由Shaw（1973）发表的著作阐述了金融深化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市场不完全且受到压制，需要进一步解除金融抑制，更多地去深化金融发展，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力在金融系统之上，这样更利于抑制通胀，保持经济稳定增长^[3]。Stieglitz（1985）进一步补充了之前的相关理论，发表了关于金融约束论的相关观点，主要是基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对金融体系进行研究，阐述了约束性的金融政策可以激励金融业的发展间接地带动经济的整体协调发展^[4]。Levine（1993）主要利用内生增长模型，从金融功能角度说明了储蓄水平和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方面对经济的影响力，给出了致使地区经济增长率差异的原因^[5]。

Roubini 和 Martin (1992) 主要从金融政策方面进行研究, 证明了金融抑制确实会对经济起到阻碍作用^[6]。Ansart 和 Monoisin (2017) 则主要说明了一国通货膨胀在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中的调节作用^[7]。

由于我国金融起步略晚, 对金融和经济关系的研究也是近年来才逐步展开。林毅夫和姜焯(2006)基于我国省份数据研究了我国的金融体系结构与经济关系, 主要阐述了金融机构与经济是否匹配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8]。苏建军和徐璋勇(2014)从相关机理出发, 采用了多种模型研究发现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影响是双向的, 且其在规模方面对经济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但在效率方面则表现出制约关系^[9]。朱显平和王锐(2015)通过分析, 发现金融发展规模与经济增长存在着交互影响, 并且都是正向推进效应, 但金融发展效率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显著的抑制阻碍作用^[10]。胡志强(2017)利用安徽省县域数据研究得出金融效率与金融稳定发展都对经济起着重要的助推作用^[11]。吕朝凤(2018)主要从不完美契约角度探讨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 实证结果得出金融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 并且其作用的大小会受到行业契约影响^[12]。张志强(2019)通过“新结构主义”和“金融服务”这两个视角得出结论, 经济平稳增长会加强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倒 U 型”关系, 经济运行的环境也会影响金融体系作用的发挥^[13]。武耀华等(2021)从金融集聚角度研究金融与区域经济之间的关系, 重点研究金融集聚的空间效应, 发现金融集聚除了对当地经济有正向作用外, 还对其周边地区具有促进作用, 同时也发现针对不同区域不同集聚类型, 其影响效果也存在着极大的不同^[14]。杜佳毅和陈信康(2021)则主要研究了收入门槛在金融与经济增长的作用, 其研究表示: 地区收入水平在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中具有双重门槛, 在第一门槛值后, 金融发展存在阻碍经济发展的作用, 但当收入跨过第二门槛后, 金融则显著地存进了区域的经济增长^[15]。

1.2.2 关于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研究

城乡收入差距也一直是经济学家们所关注的热点话题, 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多种多样。目前研究的较多的原因有城镇化、劳动力、经济增长、金融发展。Lewis (1954) 在二元经济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建设性的理论, 他主要根据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趋势得出劳动力是产业扩大的主要动力^[16]。武小龙和刘祖云(2014)首先在理论方面, 认为更偏向城市发展的政策、地区单一地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以及中心—边缘的结构是几个主要的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因素; 其次在实证方面, 主要是经济发展和金融等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多重影响^[17]。在城镇化因素方面, 王森(2018)采用多种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发现城镇化是可以缓解城乡收入差距的, 与此同时, 经济发展水平也表现出了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作

用^[18]。陈小丽和王磊（2016）利用基尼系数与城镇化率分析湖北省几十年来的城乡收入发展现状，进一步实证得出，湖北省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正向的冲击作用，且两者发展频率一致^[19]。陶源（2020）则以劳动收入作为研究视角，研究城镇化与初次分配公平性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城镇化会从收入角度加速扩大差距，而且差距并不表现出倒U的特征^[20]。闫东升等（2021）对长江三角洲的空间效应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且在核心区和边缘区都显著^[21]。景斌强（2019）分别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论证了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发现在短期由于资源在城市的集中，过度追求经济发展水平，并没有兼顾到经济发展质量，因此城镇化扩大了差距；而在长期，受到城镇地区的辐射效应，城镇化会逐步缩小之前的差距^[22]。陈海龙和陈小昆（2020）从多个角度研究了人口城镇化迁移，发现人口净迁入规模越大，更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23]。

此外，劳动力流动和劳动力转移也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库兹涅茨（1955）是最先提出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部门与城乡收入差距具有“倒U型”关系^[24]。胡小丽（2021）在对劳动力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机制进行梳理后，利用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发现劳动力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作用在人口规模大或者离中心城市较远的地方更加明显^[25]。韩军和孔令丞（2020）研究发现劳动力的流动对城乡收入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城镇提高幅度更大是拉大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进一步发现劳动力净流出才是抑制差距的关键，而劳动力净流入不能抑制差距^[26]。Wang等（2019）主要对农村劳动力技术水平高低进行分类，进而研究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由于劳动力水平高低，从事不同的工作，劳动生产率不同，因此工资也就不同，进一步证明了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较低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27]。玉国华（2021）研究了农村信贷投入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并且对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机制进行研究，发现农业信贷投入在其中主要起着提升农村劳动力技术水平，减少城乡技术差异的作用，然后随着劳动力转移可以显著的改善差距情况^[28]。刘劭睿等（2021）研究发现劳动力转移存在单一门槛，且该影响具有单一门槛效应。以农业技术水平为门槛，跨过门槛时，劳动力转移可以双倍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29]。张红丽和李洁艳（2020）将农业生产率按照高低分组研究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利用动态面板模型实证得出劳动力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的负向作用，且低劳动生产率区域劳动力转移对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效果更大^[30]。

最后，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也是其中关键因素。Piketty（1997）认为导致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有影响的原因是初次分配决定了财富在长期的分布，同时他提出了伴随着经济增长，可能存在诸多的不确定因素影响差距，正向和负向影响的

因素同时存在^[31]。杨虹和张柯（2020）主要探讨了普惠金融、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交互关系，研究发现普惠程度过低阻碍了三者实现良性互动，其次，进一步发现，只有当经济增长和普惠金融共同存在时，才可能会影响城乡收入差距^[32]。黄可人和韦廷柒（2016）利用 GMM 估计法和脉冲分析得出了短期和长期两个阶段经济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前者是缩小作用，而后者是两者的关系为相互促进^[33]。王小华和温涛（2021）利用了新中国 70 年的全面数据，从六个阶段分析金融集聚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进行实证检验，从政策方面证明了国家政策是金融集聚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推力^[34]。钟腾等（2020）从农村资金外流角度研究发现，并且发现资金外流恶化了金融市场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而其根本原因是农村地区金融素养普遍偏低^[35]。温涛和王永仓（2020）其从一个独特的金融化视角，分别不同衡量金融化指标进行实证研究，从长期来看，金融化，即金融脱实入虚是会恶化城乡收入差距的^[36]。刘贯春（2017）研究发现直接融资比例的提升，在直接和间接方面都能显著地抑制城乡收入差距，信贷配置功能是其发挥作用的主要途径^[37]。

1.2.3 关于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研究

在两者关系研究方面，国内外学者主要是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分析，得出的观点主要分为三种：“倒 U 型”关系、正相关关系、负相关关系。

在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倒 U 型关系方面。G-J 模型是由 Greenwood 和 Jovanovic（1990）建立，其发现了金融门槛效应的存在，经济的最开始的初期，由于收入水平的不同，只有有能力的能够负担得起这一金融服务成本的群体才可以获得这一服务，而有部分收入较低的人则没有能力支付，这一区别便导致了两者之间的差距被进一步扩大；在金融规模扩大过程中，体系日益完善，金融机构之间竞争加强，金融门槛降低，满足了低收入群体需求，可以利于缩小差距^[38]。惠新华（2017）利用美国的宏观数据研究证明：只有当金融发展进入成熟阶段，即跨过一定门槛时，才开始有利于减轻收入的不平等^[39]。邓创和徐曼（2019）从规模和结构两个角度研究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关系，发现两者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都在显著的差异性特征，前者表现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恶化，而后者则是表现出先恶化而后缩小的特征^[40]。于平和盖凯程（2017）则是在规模基础上，加入金融效率分析，在其研究中，两者的门槛效应也存在不同，前者存在双门槛，后者呈现单门槛^[41]。Moheddine Younsi（2020）以金砖国家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多种指标衡量的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发现了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单项因果关系，得出非线性的研究结论^[42]。周启清和杨建飞（2019）分别从

多个方面考察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都充分地验证了两者的非线性倒U性特征^[43]。秋洋冬（2019）基于农村非正规金融角度，构建面板平滑转换模型研究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研究发现两者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门槛值前后，农村非正规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扰动效应呈现先强后弱的特征，并且在越过一定门槛后，非正规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路径由“极化效应”转化为“涓滴效应”^[44]。

一些学者研究得出，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是扩大作用。马绰欣和田茂再（2017）利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对两者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在不同分位点的影响具有不同的特征表现，但绝大部分地区都存在着扩大的作用并且大都存在动态变化特征^[45]。张英丽和杨正勇（2018）加入城镇化来研究两者的关系，发现都会显著扩大收入差距，但金融发展效果更强，且三者在长期内保持稳定^[46]。Pradeepta和Sankalpa（2021）利用1980-2014年期间印度经济的年度数据，研究结果显示，从长远来看和短期来看，全球化和金融发展都对收入不平等产生负面影响^[47]。Seven和Coskun（2016）把新兴国家的金融发展作为研究的主体进行了一系列分析，在经济和金融共同发展的过程中，低收入者没有收获到这份经济增长效益是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48]。尹晓波和王巧（2020）实证得出导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阔的原因是金融发展的偏向性，且在长期内保持着这种正相关关系^[49]。闫瑞增（2018）从金融非均衡发展角度考察其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城乡金融在各个方面的差异是其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50]。潘林伟等（2018）在研究城乡收入差距时选取了政府参与金融发展视角，在不考虑政府参与的情况下，金融发展的扩大作用存在滞后性的特征，而在考虑政府参与后，其影响就存在区域特征^[51]。Clarke et al（2006）也进一步证明了金融排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作用^[52]。辛立秋（2018）从金融发展的非均衡角度研究发现，虽然金融规模在扩大，但农村地区金融抑制问题以及资本逐利性的特征，黑龙江省金融规模的扩大是加剧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53]。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金融发展是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景普秋等（2021）从金融发展的多个差异化角度来衡量其对城乡公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仅金融发展效率方面具有改善作用，其他两个方面都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其中，经济增长和城镇化是中介传导因素^[54]。张应良等（2020）针对农村金融发展的特殊情况，从正规和非正规金融两个方面来探讨其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研究发现两个方面的金融都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是非正规的作用更强^[55]。冯涛（2020）基于金融脱实向虚这一视角研究，认为金融发展可以直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并具有改善作用，但是金融脱实向虚阻碍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而不利于改善城乡收入差距^[56]。Samuel（2019）采用空间模型，测算我国的收入不平等在空间的依赖性，并

通过进一步分析得出，金融发展的确是减轻了我国的收入不平等现象^[57]。Ruixin Zhang 和 Sami (2019) 从金融市场和机构两个指标来衡量金融发展的各个方面并进行实证研究，他们认为要保证金融发展的自由化对不平等的减少作用^[58]。吕诚伦和王学凯 (2019) 的研究结果发现金融发展在行业和城乡方面都有一定的改善作用，而在企业收入分配方面具有拉大作用^[59]。Asli and Levine (2009) 主要是从劳动力需求角度发现金融发展吸引低技术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增加低收入者收入，降低收入不平等^[60]。Kapingura (2017) 以南非地区数据为样本，采用更灵活的估计，协整检验的自回归分布滞后边界检验模型，主要从包容性金融发展角度研究发现，其从各个阶段看都会显著降低南非地区收入不平等现象^[61]。郑瑞强和郭如良 (2021) 认为在乡村振兴中金融能够提供资金支持，良好的金融资源可以吸引更多的资源进入农村，促使农村产业机构优化升级，从而提升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环境，改善城乡收入差距^[62]。

1.2.4 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是互联网技术与普惠金融的互相结合，具有和传统金融一样的功能，但其区别在于数字普惠金融是运用新兴金融科技来实现金融运作。数字普惠金融最大的特点便是提高了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弥补了传统金融由于自身限制所产生的嫌贫爱富特质，充分发挥其天然的优势特征，帮助解决现在的传统金融发展困境。

随着近年来数字技术的日益发展，学术界对数字技术与金融的结合展开了诸多的讨论和研究。在数字技术助推金融发展方面，有相关研究指出，传统金融的发展易受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高、行为偏差和缺乏竞争等因素的阻碍，但随着数字技术与金融的结合可以显著改善这些阻碍因素，促进金融发展。薛莹和胡坚 (2020) 研究认为金融科技主要在传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以有效地改善金融脱实向虚，以此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进行助力^[63]。Munyegera 和 Matsumoto (2016) 认为与传统金融服务相比，数字技术可以弥补大部分人无法获得正规金融服务这一差距，其不受网点和空间距离的限制，降低交易成本和时间成本^[64]。邱兆祥和向晓建 (2018) 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依靠数字化技术和手段使得传统普惠金融摆脱时间和空间限制，使金融运营和服务成本大大降低，从而降低了金融门槛，显著地提升金融服务的广泛延伸性，发挥出普惠金融优势^[65]。Sutherland W 等 (2018) 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对数字金融、金融服务接收方和政府部门来说，数字技术与金融的相结合均有益处，数字技术除了可以推动普惠金融发展，其也能带动地区技术创新，促进经济的包容性增长^[66]。

关于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有缩小的作用。宋晓玲(2017)从互联网视角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金融服务的触达性、降低成本和风险控制三个维度的耦合作用下发挥“长尾”作用,缓解了金融服务中成本与收益之间的相互矛盾,使金融服务更加普惠,发挥降低门槛,缓解金融排斥以及减贫效应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利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检验^[67]。张子豪和谭燕芝(2018)利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低收入者的福利和促进经济发展较低水平地区的发展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68]。李娜(2021)以人力资本视角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内在理论逻辑,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人力资本积累和进步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69]。殷贺等(2020)的研究重点是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响应能力,其利用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响应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正,这一研究结果表明,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开始进入新的跨区域共享和协同发展阶段^[70]。熊德平和陈昱燃(2020)从门槛效应和非均衡效应研究发现我国各大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都有利于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并且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其影响作用更大^[71]。李牧辰和封思贤(2020)通过文献综述方式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其研究结论表示数字普惠金融在缓解农村居民信贷约束,改善人力资本和增加就业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农村地区经济增长、减缓贫困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发挥出了巨大的功效,促进了普惠金融突破“最后一公里”,从而得到不断推进落实^[72]。

1.2.5 文献评述

通过以上研究发现,在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的许多方面,学者们的研究都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极大地丰富了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研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思路并奠定了基础。已有的文献目前存在的不足之处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现有的文献一定程度上都是集中于某一特定视角探讨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二是受数据限制,在指标衡量方面以及研究角度和方法方面不一致,诸多的结果还存在争议;三是现有的文献大多考虑的是以国家层面数据或者单个区域数据,我国区域由于经济、人口、交通、政策、资源等方面的差异,呈现出不同的经济特征,因此有必要从全国视角以及不同区域视角进行研究,更具有针对性。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一是利用省级面板数据,从金融发展水平的多个维度全面的分析金融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二是对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机制进行全面分析,并且在基准回归基础上,分别运用门槛回归和中介回归对影响机制进行检验;三是分别从全国以及单个区域层面,结合

区域发展特点进行异质性分析。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3.1 研究内容

本文主要以我国最新的金融和城乡收入差距发展情况来进一步考察我国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并从金融发展的多个维度进行全面的分析，收集了我国 30 个省市 2002 年-2020 年连续 19 年的数据（数据普惠金融采用 2011-2020 年的数据）作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分别探讨金融发展是如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本文主要分为 5 个章节内容：

第 1 章为绪论部分，本章是主要先介绍我国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背景以及研究两者关系的意义，接着对以往的涉及两者及两者关系的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总结，提出本文主要研究的方向和内容以及准备采用的研究方法，并对本文的创新与不足进行了总结。

第 2 章是对本文涉及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并以此为基础对金融发展影响收入差距的机制进行了分析，奠定实证分析基础。

第 3 章主要是对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目前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分析，在金融发展方面，从多个角度和衡量指标进行了广泛的分析，对当前我国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现状从宏观上有一个整体了解，为第 4、5 章的研究奠定基础。

第 4 章是实证分析部分，介绍本文样本数据的来源，各项指标的选取和衡量方法，构建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分析。随后采用门槛模型和中介效应分析方法检验影响机制，并对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在区域异质性方面进行检验。

第 5 章是本文结论与相对应政策建议。

1.3.2 研究方法

本文在对过往研究文献进行学习和分析的基础上，整理了相关研究机制与方法后，选择了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方法相结合的综合分析法。梳理涉及文章研究所需的理论基础，分析文章中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两者的内在关系和机制，在此基础上引入实证模型进行相关的实证分析与相关机制检验，得出相应的结论并给出一定的建议。

(1) 理论分析法。在理论分析中，归纳总结了 G-J 模型、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理论以及二元经济结构等相关理论，在相关理论上全面探究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奠定文章研究的理论基础。

(2) 实证分析法。在实证分析中，本文基于 2002 年-2020 年间我国 30 个省

市地区的平衡面板数据，采取固定效应分析法对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对其影响机制进行了相关检验，并对不同区域异质性作了具体分析，最后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1.4 创新与不足

1.4.1 创新之处

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在考察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加入新金融业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且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对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更加全面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现有研究。

二是本文在实证部分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回归分析，对其影响机制进行了相关检验，并通过异质性分析分析金融发展对两大区域的不同作用效果，为两大区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供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1.4.2 不足之处

受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选取的变量不够全面，没有涵盖所有影响因素。其次，在数字普惠金融衡量指标方面采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但其时间跨度为 2011-2020 年，只有 10 年数据，年份跨度较短，样本量较小。

第 2 章 理论基础与影响机制分析

2.1 理论基础

2.1.1 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论

金融抑制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 1973 年发表的著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中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发展关系进行了多角度的论述后提出的。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金融发展方面会给予其诸多的限制，例如严格的管控利率和汇率，使利率和汇率的变动受到了人为的干扰，以至于其无法高效准确真实地反映市场中的资金和外汇供求情况。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中，一是对利率管制会进一步降低信贷资金的配置效率；二是许多的微观经济主体发现持有货币的实际收益大多数都很低甚至又可能产生负收益，以至于其不再愿意持有现金、进行各种储蓄存款等以货币形式的资金积累，而更多的愿意选择持有实物形式，这必然的结果就是银行储蓄逐渐下降，不利于投资，引起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同样是 1973 年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肖发表著作《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他认为经济发展与金融体制是共生的关系，即相互推动相互约束，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成熟健全的金融体制对资源的配置效率更高，可以充分的利用市场积累的储蓄资金，并将其投资到生产中，促进高效生产，发挥金融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二是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便可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加其对金融服务和金融资源的需求，反向刺激金融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由此一来，形成经济和金融发展的良性循环。

2.1.2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由来以早，是 1954 年刘易斯提出的，主要是指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与城市现代工业两种经济结构并存的经济体系。首先在农业部门，一是农业生产较为简单，对劳动力的需求并不高，这就会引起农村劳动力过剩；二是其农业生产活动受耕地数量的限制，在产量达到某一高度后，农业生产的产量很难会有进一步的突破上升。因此，劳动人口的增加已经无法再增加农业生产的产量，劳动边际生产率基本等于零，产生多余的劳动力，不能创造价值，即劳动力过剩。过剩劳动力不能充分发挥其生产价值，造成经济长期保持着低速发展，收入被长期限制。

城市工业部门方面，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由于生产技术的不断革新，生产速度较快，对劳动力的需求旺盛，可以为劳动力提供创造价值的场所，并且随着

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其规模会不断地扩大，必然会产生更大量的劳动需求，保持不断的良性循环。除此之外，工业部门的平均工资更是高于农业，这必然会吸引农村劳动力纷纷前往就业，而工业部门却只需要支付高于农业的工资便可获得此劳动力，利用这部分廉价劳动力可以创造出更大的价值，积累的资本再投入到新的扩大再生产中去，促进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便说明二元经济结构特征逐渐开始消减，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必须通过这个途径摆脱贫困。

2.1.3 G-J 模型

G-J 模型是由 Greenwood 和 Jovanovic (1990) 在其著作《金融发展、增长和收入分配》中利用动态模型证明了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是倒 U 型关系，认为金融中介是内生在经济增长中的，金融中介利用其各种功能提供相应金融服务，可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问题，规避相关金融风险。金融发展过程中是存在双重财富门槛的，首先初期的经济发展，此时市场还未有金融中介存在，因此市场交易较为混乱效率低下，相应的经济增长相对缓慢。经济发展的中期阶段，随着金融中介登上金融市场，市场交易更加有序，资源的配置效率有了明显的提升，相应的金融刺激经济，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提升了居民的收入水平。而在这个时期，金融中介还相对较少，金融服务成本较高，只有少部分的高收入者通过支付相应的金融服务价格，获取相应的金融资源来增加收入，相比之下，没有能力支付的起获取金融资源的这一成本的低收入者，被拒绝在门槛之外，收入差距逐步开始扩大。金融刺激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经济发展水平上升到新的阶段，此时相应的也会带动金融规模的扩大，金融基础设施也逐渐完善，内部体系架构也逐渐明确，此时已有大量的金融中介参与金融服务，金融服务成本开始逐渐降低。与此同时低收入者经过长期的收入积累，收入水平提升，有更多的低收入者可以跨过金融服务的门槛，享受利用金融资源来获得相应的收益，收入差距被逐渐的改善。最后，在经济发展到更成熟的时期，收入差距逐渐收敛于一个均衡的状态，此时经济增长率将会变得更高。

2.2 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分析

2.2.1 门槛效应

金融门槛主要指的是在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时会耗费一定程度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时间成本等，因此想要获取金融资源或者金融服务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而为了获得金融服务所支付的这一成本费用就是金融门槛。

金融门槛的存在会使得人们因为财富水平的高低在获得金融服务方面产生差异和不公平，只有有能力支付金融门槛费用的高收入群体才可以获得金融服务，而低收入群体因没有能力支付门槛成本而受到金融排斥，无法获得相应的金融服务。金融发展的门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由于城镇居民更好的地理位置优势，且城镇地区网点更多并且更集中，城镇居民与农村地区居民相比拥有更好的金融基础设施条件，方便城镇人口获得相应的金融服务来提升自身收入；二是，享受金融服务便要付出一定的成本，由于人们财富禀赋的不同，穷人大多都缺乏进入金融市场的物质条件，只有财富高于金融服务最低门槛的人才能享受金融服务带来的收益。三是，许多金融产品价格较高，还有一定的风险，农村居民由于自身各种条件的限制，无法承受这一资本的消耗，不能获得金融产品投资的高回报。四是，农村居民大多都缺乏征信记录，而金融机构相关贷款服务都需要一定的信用才可以进行抵押贷款，因此，农村居民很难达到金融服务的信用门槛，相比之下，城镇地区征信体系更为完善，易通过贷款获得所需资金。长此以往，由于金融服务的门槛存在，农村居民相比于城镇地区难以获得金融服务支持，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但是随着我国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金融发展规模不断壮大，金融效率提升以及金融结构的不断优化，尤其是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其具有数字化、便利化的特点。因此，金融发展借助互联网数字化手段实现了无网点化的金融服务，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地区金融基础设施薄弱，网点数量较少的弊端，农村地区再获取金融服务方面不再受地理位置的约束，增加对多样化金融产品的选择。其次，金融发展的逐渐深化，金融产品不断创新，金融行业的不断竞争促使其不断优化降低其交易成本使得金融服务的价格逐渐降低。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居民收入增加以及农村居民先前自身财富储蓄的累积，财富禀赋得到了一定的提升，最终跨越金融门槛。除此之外，数字普惠金融还可以借助互联网优势，一是大大降低了金融机构对营业网点的依赖，线上交易的增加降低了其交易成本，提升了其金融服务的效率。二是借助于云计算、大数据分析，金融机构可以对客户需求服务进行精准定位，深入了解客户偏好，无论是从供给还是需求角度都降低了其双方交易的搜寻成本。三是借助于数字化技术的推力，数字金融可以不断完善消费者的信用体系，不断削弱金融服务的信用门槛，农村地区居民不再因缺乏征信而被金融机构排斥在门槛之外。总的来说，随着金融发展的逐渐深化，金融机构交易更加多元化更加简便，降低了其交易成本，金融门槛逐渐降低，农村地区居民逐渐享受到所需要的金融服务，收入不断提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2.2.2 非均衡效应

由于我国具有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城市工业部门和农村农业部门发展速度存在区别，两部门发展呈现出不均衡的特征。而金融资源具有有限性和逐利性的特征，更加偏好于经济发展更快的城镇地区，因此大多数的金融资源都流向了城镇，而农村地区少量的金融资金也逐渐被城镇地区吸收，金融资源分配呈现非均衡的金融发展现象。

其中，非均衡性影响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我国金融机构分布呈现出非均衡分布，在城镇地区，金融网点数量更多、覆盖范围更大，还有除银行之外的证券和保险机构，可以较好的满足居民的日常对金融服务的广泛需求。相比之下，农村地区金融网点数量少，覆盖范围小，绝大多数都是银行机构，既缺乏充足的网点资源，又缺乏丰富的金融产品，金融基础条件的落后影响了农村地区居民对金融服务和多元化产品的需求，无法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动力，城乡居民由于在金融资源支撑方面的区别导致收入逐渐被拉大。二是在金融资源配置方面，由于各项金融政策在城乡地区落实存在一定差异，城镇地区由于先天的基础设施以及经济发展条件都比农村地区更加优越，便更容易吸引资本向城市倾斜。在我国实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后，对利率的管制相比以往更松，便于满足经济主体对资金的需求，但金融资源仍然会选择优质的经济主体发放贷款，尤其是城镇地区企业，而农村地区大部分属于小微企业，因规模较小或者资质问题无法获得相应的资金支持，生产无法规模扩大化，农村经济遭受阻碍，居民收入水平差距被恶化。除此之外，城镇地区依靠先天积累的各种优势，吸引农村资金向城市流动，农村地区居民的储蓄存款被提供到城镇部门进行投资，成为资金的提供者，却很难获得相应贷款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这便是农村资金“逆向流出”现象。城镇居民可以贷款获得这份资金来实现企业扩大再生产，从而推动城市经济更快的发展。这种现象进一步导致农村资金严重紧缺，金融资源紧张，金融发展缓慢，城乡金融发展不平衡。出于利益考虑，金融资源的配置无法达到完全公平的结果，城市地区对资源的吸引力更强，利用金融资源的效率也更高，而农村地区不仅资源较少，且利用金融资源时还会遇到诸多困难和障碍，城乡在金融资源配置方面陷入了恶性循环，不利于改善收入差距。三是在金融产品种类方面，城镇地区由于金融业人才数量及水平更高，金融机构发展相对较快，居民在金融服务方面的需求和要求质量会更高，这刺激金融部门不断进行产品革新，满足城镇居民多样化全面的服务需求，而城镇居民也可选取更好的金融产品来提升自身收入，城镇金融发展进入良性循环。而农村地区人才匮乏，金融产品相对单一，这种非均衡的金融发展水平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前进步伐，不利于农村地区居民通过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增加自身收入，进一步恶化城乡差距。

但是，随着我国对低收入和农村地区金融政策的不断倾斜，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引导资金向农村地区流动，借助于互联网缓解了农村地区信贷约束，农村地区资金总量开始不断增加，我国金融发展不均衡的现象开始逐渐缓解和改善。

2.1.3 金融排斥效应

金融排斥理论主要指的是有一部分社会群体因为没有能力，所以不能进入金融体系中并且获得相应的金融服务。其最早是由国外金融地理学家进行研究，随着不断发展，受到了经济和社会学家的广泛关注。金融排斥产生主要是1990年西方发达国家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金融发展进入崭新阶段，在经历了大萧条和金融危机的金融机构们更多的追求价值最大化、陷入了为质量而战的竞争金融体系中，他们逐渐开始放弃一部分市场，例如贫困边远地区、弱势群体等等，更多的偏向于争夺他们认为的安全市场，比如那些影响力大、有钱的、权力大的这一部分群体。这就使得弱势群体开始缺少进入金融服务的途径和方式，不再有能力的获得相应的金融资源，导致了金融排除现象。

金融排斥现象在我国主要体现在农村地区，我国农村地区在经济发展上远远落后于城镇，且存在较多的低收入者，受到了严重的金融排斥，无论低收入者是否会有相应需求，作为供给者会选择服务对象，选择是否提供，金融服务便会变得不公平，金融资源更多的集中在富人手里，造成农村地区收入无法增加的恶性循环，使得收入差距逐渐扩大。从金融排斥六个判定指标来看我国农村地区的金融排斥现象，一是地理排斥，农村地区由于受到天生地理环境的限制，且交通落后于城市地区，而金融网点大多都处于城镇，在地理上受限，导致金融需求的供给不足，低收入地区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产生地理排斥；二是评估排斥，金融具有规避风险的属性，会对服务对象的经济能力偿还能力进行相应评估，低收入群体收入较低，且资产有限，金融机构很少将资金贷款给低收入者，受到了相应的金融排斥；三是条件排斥，金融机构在提供金融服务时，为减少不良贷款，会针对低收入人群设置更多的限制条件，例如根据个人收入水平设置贷款额度或者信用卡额度等，而低收入人群缺乏相应的条件支撑，缺乏信用、抵押物以及收入水平较低，农村地区居民在获得金融服务的条件上受到了金融排斥；四是价格排斥，有的金融产品价格高且存在风险，而农村地区居民收入水平低，经济水平有限，没有能力支付得起这份价格而受到相应排斥；五是营销排斥，金融机构在进行产品推广和营销时，会更多地关注城镇优质客户，农村地区大多被排除在外，对金融产品缺乏了解，无法获得所需的金融服务，受到营销排斥；六是自我排斥，自我排斥主要来自于农村地区的主观排斥现象，农村地区居民由于长期缺乏对金

融服务的认知,对金融的功能知之甚少,且大部分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程度较低,不愿意主动学习金融相关知识,且不愿意承担一定的风险,在自我意识里形成了对金融服务的排斥。

在缓解金融排斥方面,普惠金融以及数字普惠金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目的在于建成包容性的金融体系,缓解金融排斥现象。一是金融发展规模不断壮大,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也日渐完善,农村地区营业网点逐渐增加。并且数字技术与金融发展的结合,减少了对物理网点的依赖,金融服务不再受地理限制,地理排斥现象得到弱化和缓解。二是借助于互联网的金融发展,其简化了交易环节,降低了客户搜寻的难度,相应的交易成本和搜寻成本也逐渐降低,相应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也开始逐渐降低,低收入群体受到的价格排斥被缓解。三是互联网技术完善了农村地区群体的信用体系,利用大数据可以评估农村地区居民的信用等级并进行风险评估,金融机构的相关条件限制逐渐放松,准入条件降低,可以为其提供所需的信贷服务,其金融评估和条件排斥逐渐弱化。四是在营销排斥和自我排斥方面,有互联网助力,居民足不出户便可学习相关的金融知识,通过互联网的宣传,从农村地区居民对相关金融产品增加了解,其学习的便利性也在不断增加,金融素养不断提高,有效的缓解了金融服务的营销排斥和自我排斥。

2.2.4 减贫效应

传统金融具有存在逐利的特性,会忽略低收入群体的金融服务需求,限制了其对金融资源与服务的可得性。随着金融的不断发展和国家政策的不断倾斜和支持,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通过加大政策引导扶持、加强金融体系建设、健全金融基础设施,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的、有效的金融服务。农村金融体系有了进一步的优化,金融资源更加丰富,网点覆盖面提升,金融机构通过对农村地区低收入群体居民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提高农村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

互联网数字技术助推金融发展,在减贫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增加金融机构业务覆盖的广度,这使得金融行业的规模和结构都得到了优化,居民无需到实体网点办理相关业务,通过电脑、手机等终端设备获得所需的金融服务,农村地区逐渐摆脱了各种基础条件的限制,获取到所需的金融服务来提升自身收入。二是,数字金融通过信息化技术及产品创新,降低金融服务产品的成本,金融产品的定价也开始有了一定的降低,低收入群体也能够支付得起相应金融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对家庭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增加投资,采用高效率的方式增长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三是伴随着金融发展机构更加丰富,农村信用体系的完

善，金融机构对低收入地区中小微企业的贷款支撑力度更大，之前因为自身条件限制的农村地区居民和小微农产品企业获取资金的渠道更加便捷多样，获取资金的成本降低，抵御风险的能力也得到了大大增强。一些农村小企业可以通过贷款获取足够的资金扩大企业的规模，开展各项生产活动，增加农村地区就业机会，增加收入。除此之外，逐渐获得金融支持的农村居民实现收入的不断上升，农村地区对金融服务的消费潜力逐渐变大，使得金融资源会不断开始向农村投入，产生良性循环。

2.2.5 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

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是一种间接地作用机制，其主要是通过推动社会经济的总体增长，增加社会总财富，从而使更多的人享受到经济增长的红利，为低收入者和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来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

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以经济增长为中介，主要分两个环节实现。第一个就是金融发展为经济发展蓄力，推动经济增长。主要是金融市场可灵活配置金融资源，满足供需两方的金融需求，并提供经济所需的发展资金。金融机构根据居民储蓄意愿的不同，设置不同的储蓄产品，吸纳居民的存款，将全社会资金进行聚拢，扩大了社会资金的规模，进而将储蓄存款转化为对实体经济的投资，助力企业生产规模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拉动经济快速增长。金融机构除了融资功能外，还可以利用其资源配置功能，合理高效的将资金进行分配，把资源投入到生产效率更高的部门，促进其生产效率最大化，进而将资金的效益最大化，以此来激发经济更大的活力。在吸纳储蓄而后转化为投资之外，金融机构通过其风险管理功能，帮助经济主体分散风险，合理高效地利用资源，这保证了经济的稳定运行。而数字技术与金融的结合主要通过促进了居民得消费来助推我国经济增长，随着电商平台的发展，居民通过手机操作便可实现自身的消费需求，居民消费更加便捷，刺激内需带动我国实体经济的快速增长。

第二个则是经济增长通过市场机制的涓滴效应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来缩小收入不均等。首先，随着经济增长和金融的高效发展，市场上资金的流动量逐渐增加，可以增加对农村地区居民的资金供给，促进农村产业的发展，有效提升农村居民的收入。其次，在就业方面，经济的快速增长会使得大量企业拥有资金进行规模扩大再生产，从而会加大对劳动力的需求度，农村劳动力进行劳动转移就业，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提升了农村地区就业水平，有利于农村人口收入的提高。最后，经济增长可以提升农村人力资本水平。随着经济增长，人们对教育的支出也开始增加，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为农村积累人才，同时，企业为满足社会需求，扩大生产规模，加强对员工培训，提升员工技术水平，从而促使农村

地区居民收入进一步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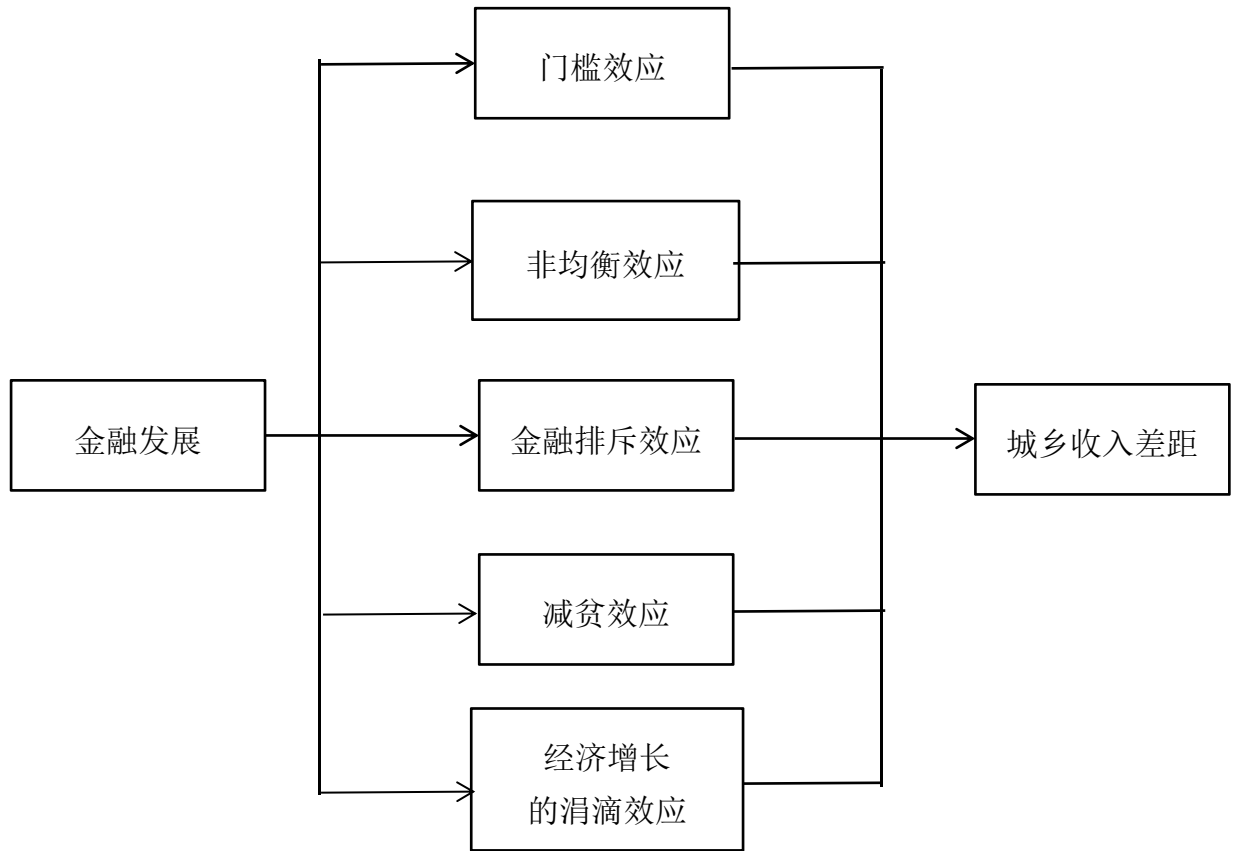


图 2.1 影响机制图

第3章 我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现状

3.1 我国金融发展现状分析

我国金融体系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改革，逐渐完善丰富、并且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功能日益丰富，机构间有序竞争，协调发展，金融服务质量日益进步，金融产品不断创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不断注力。

由表 3.1 可知，截至 2019 年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已有 4595 家，从业人数 393 万，创下了历史新高。在行业不断扩张的同时，我国金融发展不断追求革变，改善金融乱象，不断增强对实体经济的投资，发展高质量经济。图 3.1 主要展示了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和 M2 以及其增长率的变化，从图上可以看到，两者在增速上基本保持一致，其分别代表的是金融机构的资产和负债情况。前者主要是对实体经济的资金供给，M2 则体现的是社会对于资金的需求。2016 年时，国家加强对金融行业的监管力度，去杠杆政策的实施减轻了金融体系内资金空转现象，促使 M2 增速下降，而社会融资规模存在时滞，在 2017 年增速放缓，但随着政策的进一步调整，两者增速也逐渐平稳下来。统计显示，在社会融资规模方面，2021 年达到了 314.4 万亿元，相比于 2020 年上涨 10.3%，并且在近几年，人民币贷款长期处于上升态势，且直接融资比例也有了一定的提升，对实体经济投资与日俱增，金融结构逐渐优化。

表 3.1 2019 年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数据统计

银行业金融机构	法人机构数	从业人员数
大型商业银行	5	1607957
政策性银行	3	66446
股份制商业银行	12	499014
城市商业银行	134	450421
农村信用社	722	180415
农村商业银行	1478	671828
农村合作银行	28	8198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	258	13795
信托公司	68	21867

续表 3.1 2019 年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数据统计

金融租赁公司	67	7133
汽车金融公司	25	8902
货币经纪公司	5	1223
消费金融公司	24	49024
资产管理公司	4	8526
外资金融机构	41	47443
银行业金融机构合计	4595	3934930

数据来源：EPS 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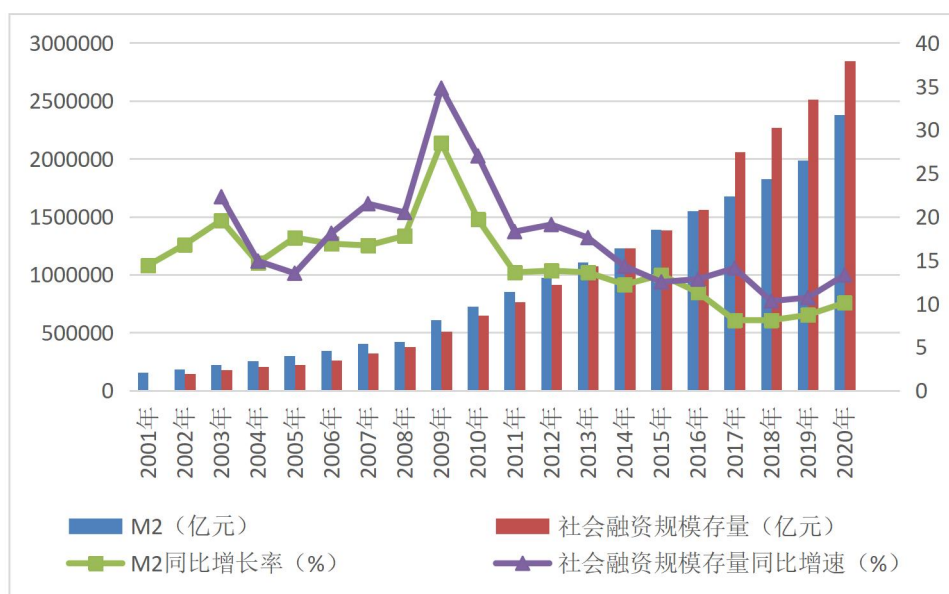


图 3.1 2001-2020 年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与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数据来源：中国金融统计年鉴

我国的金融发展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发展的二元性特征，对我国城乡金融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呈现出二元金融特征。城镇优越的基础条件，使得金融机构规模远超农村，金融发展较农村更为迅速，金融资源更多地向城市倾斜，城市金融体系变得更加成熟。相比之下，农村地区金融基础设施薄弱，且金融产品简单，无法满足居民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在金融资源基本条件方面，农村与城市地区还存在一定差距，使得农村经济发展较慢。整体而言，我国金融发展虽然存在一定的不足，但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在朝着积极稳定的方向前进。

3.1.1 我国金融发展规模现状

目前我国金融规模持续扩大，我国金融市场基本以银行业为主，到2020年我国银行业总资产达到了319.7万亿元，这比去年增长了10.1个百分点。保险公司总资产23.3万亿元，相比去年更是增长了13.3个百分点。图3.2展示了我国20年间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的情况，从图上可以看出，从2001年至今我国金融机构存贷款一直处于上升状态，2020年其存款额相比于2001年增长了14.8倍，创造了约213万亿元的金融机构存款额。而在贷款方面，2001年的贷款余额是112315亿元，2020年相比于2001年提升了约15.4倍，贷款余额约173万亿元。通过上述数据表明，我国金融规模大且仍在持续扩张，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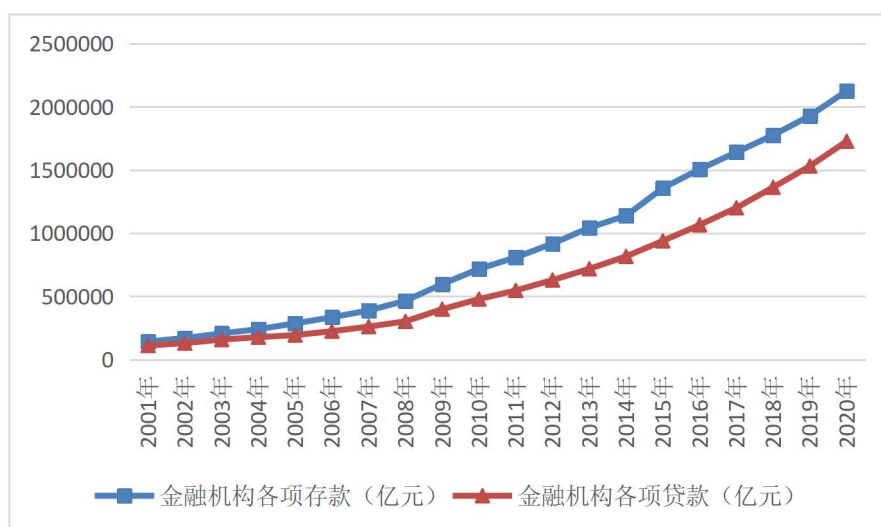


图 3.2 2001-2020 年我国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余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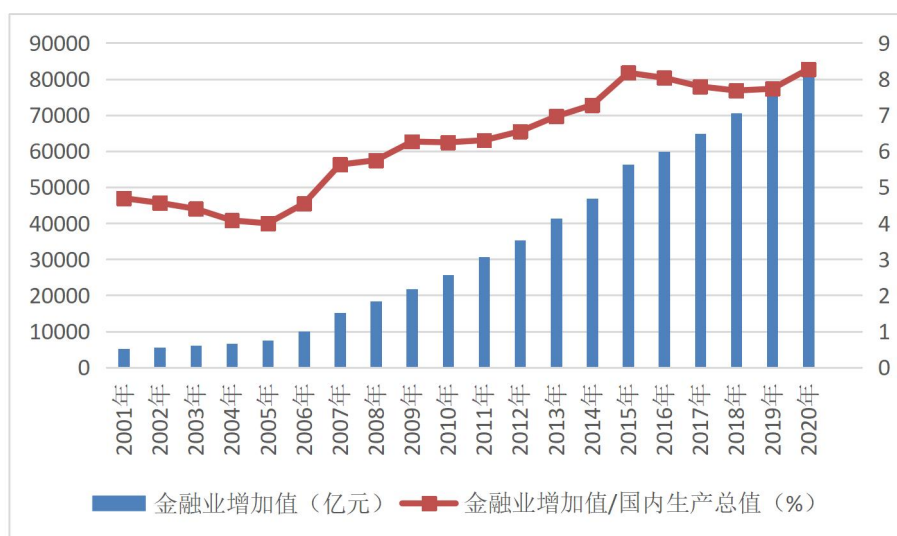


图 3.3 2001-2020 年我国金融业增加值以及占 GDP 比重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在对我国金融发展规模进行分析时，主要选取了两个特殊指标直观的反映我国金融规模发展情况。图 3.3 主要展示了我国 2001 年-2020 年间 M2 的基本情况以及 M2/GDP 的变动情况，货币供应量也是在持续上升，而 M2 与 GDP 比值存在一定的波动，但整体上依然属于稳定增长趋势，2001 年，M2 占 GDP 比重为 1.4，2020 年增长到了 2.3。图 3.4 主要展示了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与 GDP 之比变化情况，这也是本文在下文实证分析中选取的衡量金融发展规模的指标，通过数据分析发现，金融发展规模存在一定的波动情况，但总体处于上升趋势，由 2001 年的 2.3 增长到 2020 年的 4.2，相比与 2001 年增长了约 2 倍。由此可见，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金融发展规模已经追上了发达国家水平，规模不断扩大，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快速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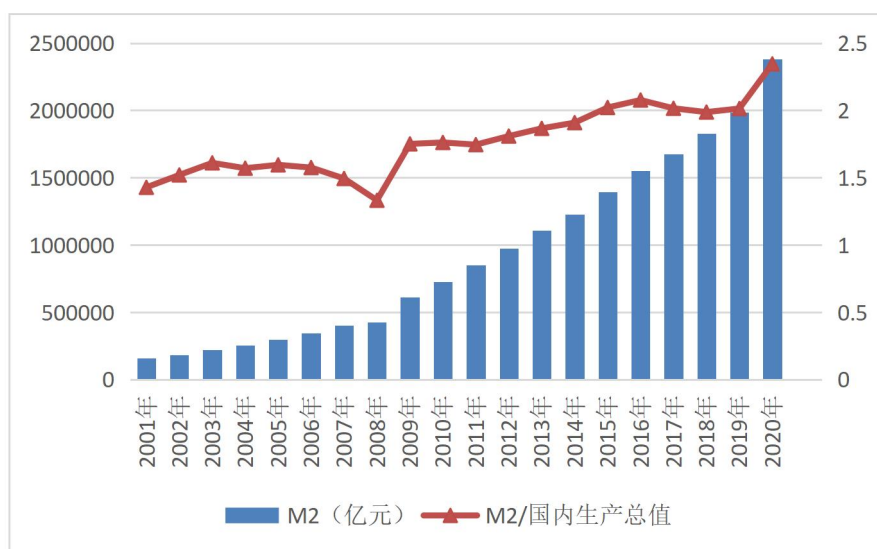


图 3.4 2001-2020 年我国货币供应量 M2 与 GDP 比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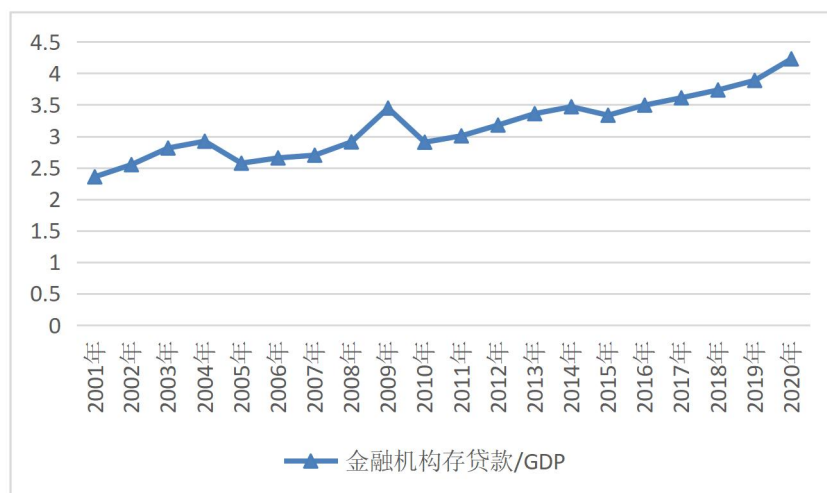


图 3.5 2001-2020 年我国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与 GDP 比值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EPS 数据库

3.1.2 我国金融发展效率现状

金融发展水平的高低不仅仅体现在规模上面，更多的也体现在金融效率方面，金融发展效率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发展速度。金融市场具有融资能力，可以汇聚社会资金存款，并进行相应的资源配置，而金融效率的高低主要的表现就在于社会资金是否能被金融中介高效地进行配置和投资。而金融发展程度越高，金融机制越完善，社会规模储蓄存款转化为贷款进行投资的效率就会更高。金融机构关键的媒介作用发挥着巨大的价值，其转化效率这直接影响市场上资金流转的速度，决定了社会生产的效率，效率越高，则资金会更快的投资到实体经济中，使得社会资金投入社会生产中的效益最大化，降低资金闲置成本。本文采用金融机构贷款与存款比值来衡量金融发展效率，代表着金融中介的资金转化能力，图 3.5 是我国 2001 年-2020 年金融发展效率，2001 年我国金融机构存贷款转化效率是 0.78，到 2020 年存贷款差额 398268 亿元，此时存贷款转化效率提升到 0.81。整体上来看，20 年间，我国金融发展效率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具体来说 2008 年以前，我国金融发展效率一直在下降，2008 年后开始缓慢回升，2015 年短暂下降后一直稳步上升。这可能是 2008 年受到经济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家货币政策及时进行调整，扩大了信贷规模，促进金融发展，例如放松各种贷款条件的限制，贷款不断增加，使得金融发展效率逐渐开始提升。金融发展效率在目前来看处于一个恰当的水平，高效地推动着经济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小微企业贷款难等还需要进一步改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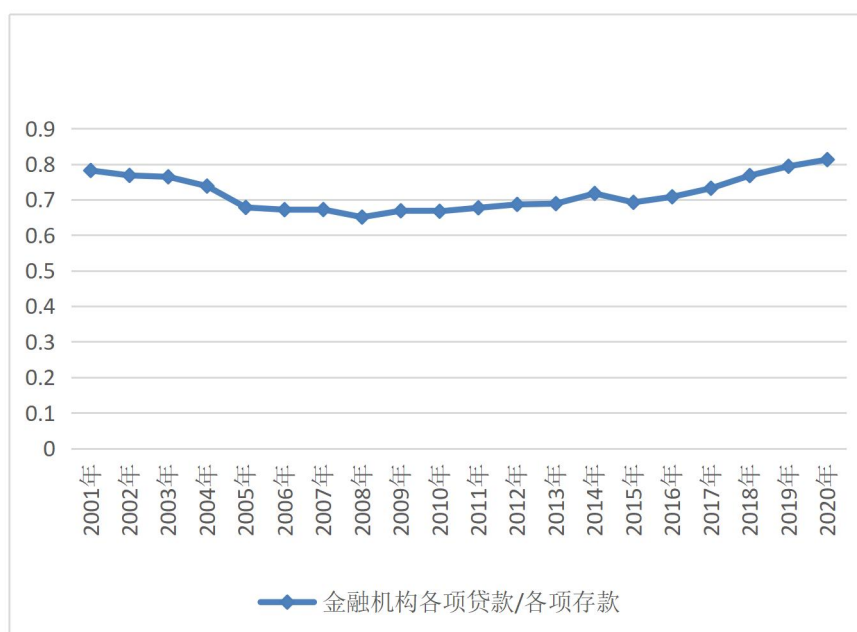


图 3.6 2001-2020 年我国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与各项存款比值

数据来源：EPS 数据库

3.1.3 我国金融发展结构现状

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体制的转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的金融体系也进行了相应的变动，形成了以国有银行为中心，多种金融机构相互竞争，健康发展，风险监管的体系。随后，资本市场开始建立，证券市场逐渐打破了金融中介作为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拓宽了我国金融市场，金融服务更加多样，更好的满足各种需求。

我国目前金融结构特征主要是银行业在金融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图 3.6 表示了 2003 年-2020 年银行业以及股票市场的发展，2003 年，银行业总资产为 276583 亿元，2020 年增长至 3197000 亿元，增长了 11.5 倍，银行业总资产规模不断扩大，从整体上看，银行业总资产占 GDP 比重一直稳步上升，2020 年达到了 350%，而 2003 年，我国股票市价总值 42457.71 亿元，2020 年末增长至 797238 亿元，增长了 18.7 倍，股票市价总值占 GDP 比重从 32% 上升到 87%，可见我国股票市场近年来也实现了快速发展，但与银行业相比，股票市场规模仍然相对较小，整体上升趋势也小于银行业的发展。

本文主要以股票市场总值占金融机构贷款比重来衡量我国金融发展结构，该值越大，说明越接近市场主导体系，金融市场直接融资比例更高，反之，则接近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间接融资占比越高。由图 3.7 可以看出，我国金融机构贷款额远远大于股票总市值，仅在 2008 年占比上升，这主要是由于全球性经济危机所引起的。整体上看，我国股票总市值占金融机构贷款比重长期处于 50% 的上下水平，我国金融结构更多地偏向银行主导型，直接融资相对来说处于较低位置。但我国金融机构逐渐呈现多元化特征，金融融资渠道更加多样，金融产品也日益丰富，增加了农村地区小微企业和个人参与金融活动的机会，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使农村地区也能享受金融服务，从而提升农村地区居民收入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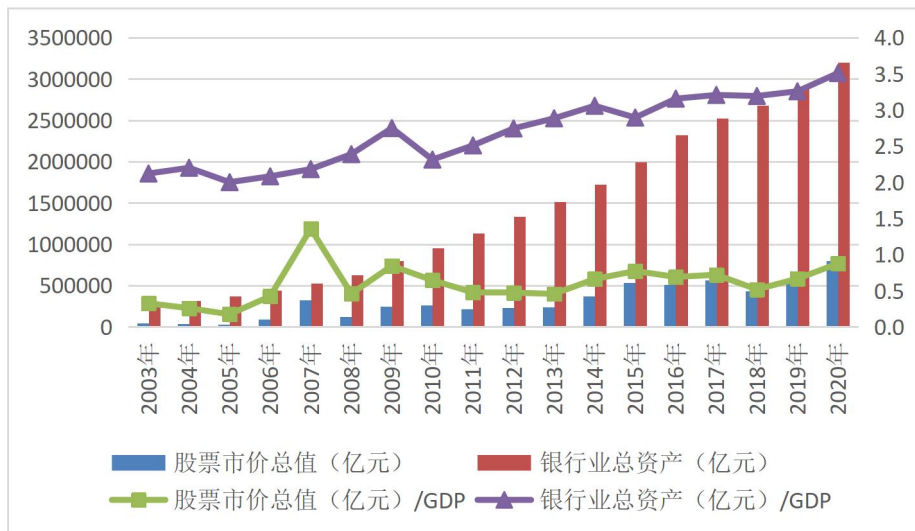


图 3.7 2001-2020 年股票市价总值与银行业总资产及两者分别占 GDP 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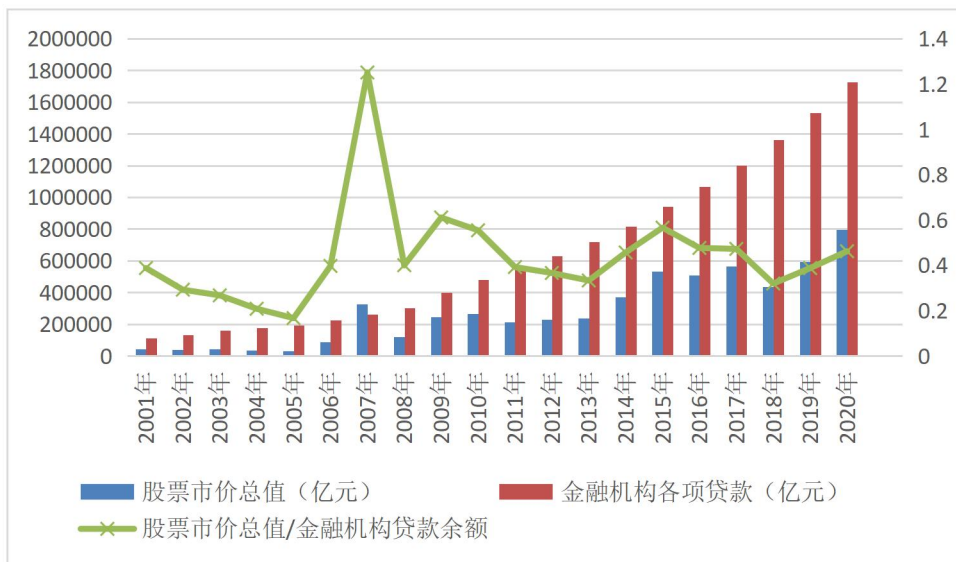


图 3.8 2001-2020 年股票市价总值、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和两者之比

数据来源：中国金融统计年鉴

3.1.4 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

2016 年杭州 G20 峰会上起草的《G20 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文件中首次提出“数字普惠金融泛指一切通过使用数字金融服务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行动”。数字普惠金融则主要是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的跨界组合，其中数字化是工具和手段，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是目的，致力于通过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借助于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提高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实现以较低成本向社会各界人士，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和社会低收入者提供较为便捷的金融服务。

本文主要以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省级数据分析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现状。通过图 3.8 和图 3.9 可以看出，2011 年-2020 年间我国各个省市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都是在不断上升，在 2011 年时，我国各省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中位值为 33.6，截止到 2020 年，其增长到了 334.8，相比于 2011 年翻了 10 倍，平均每年增长 29.1%，实现了跨越式的快速发展。从增速来看，我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主要是在 2011-2013 年间增长速度更快，而在 2014 年之后开始放缓，直到 2017 年又有了快速的增长，最近几年里一直处于缓慢增长。这可以看出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一个阶段，在最初期时的爆发式增长到逐渐的饱和状态，直至 2016 年政府明确了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目标，有了相关政策的支持以及监管体系逐渐完善，数字普惠金融又一次得到了快速增长，而在近几年，数字普惠金融市场日益成熟，其发展水平逐渐趋于稳定增长的状态。

从各省份来看，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在地区间存在差异性，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和偏远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相差较大。2011 年，数字普惠金融

指数最高的是上海市 80.19，而最低的是西藏的 16.22，其相差约达到了 5 倍，差异巨大。而在 2020 年，上海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最高为 431.93，而最低的青海省为 298.23，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相差 133.7，仅相差 1.4 倍，虽然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相比于 2011 年有了明显的缩小，这充分表明我国各个省市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在不断提高的同时，省份间的差异在逐渐地缩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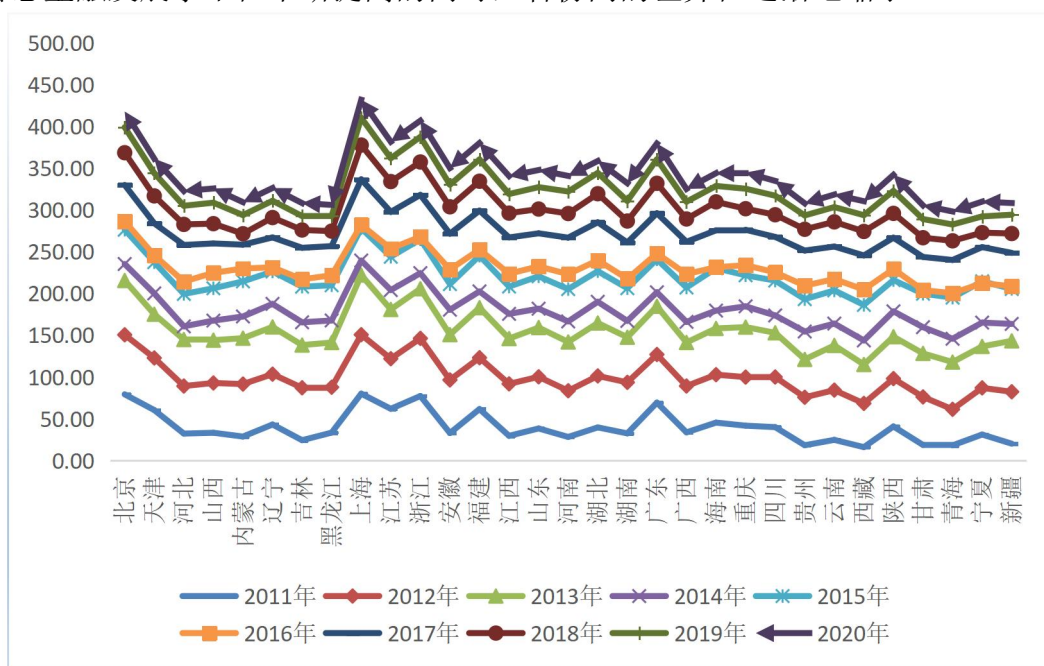


图 3.9 2011-2020 年我国各省市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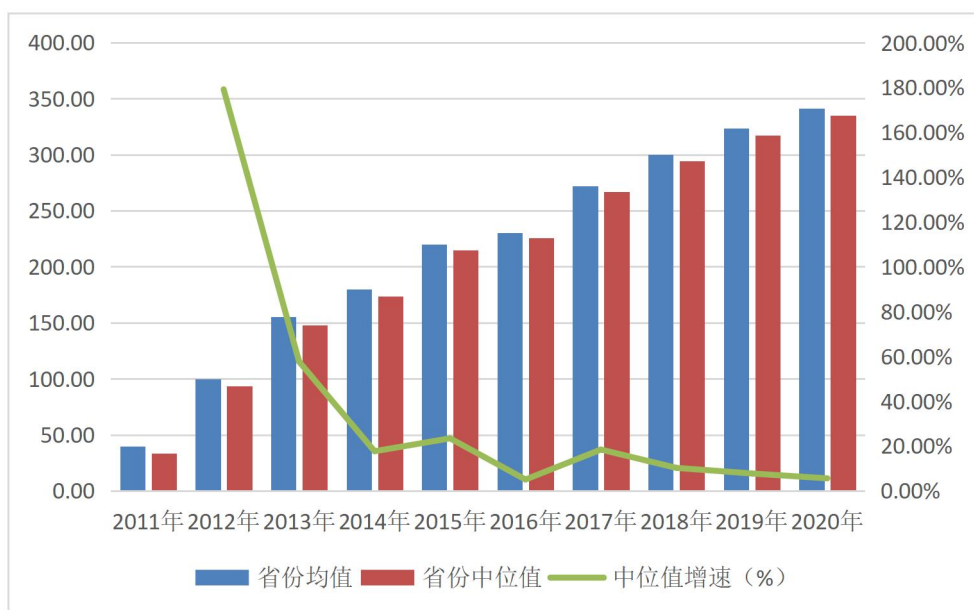


图 3.10 2011-2020 年我国省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均值、中位值及其增速

数据来源：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867146041010006031>